

# 打麦扬场的旧时光

□李 健



## 一潭清水

□罗远福

炎炎夏日，闷热难耐，我想起山里的清凉来。太行山巍峨壮观，风光旖旎，引来无数游客。尤其是后山，茂密的植被，原生态的环境，天然氧吧，在这里休闲游玩，驱除燥热，是理想之地。

我好独处，不喜喧嚣，喜欢独享内心的一片宁静。走进大山，偶遇一潭清水，听着淙淙溪流，看着在阳光照射下的水面，内心荡漾出莫名的情愫，突然间，有种心灵归属感，所有尘世的杂陈，在这波光盈盈中化为乌有。

我喜欢看海或者宽阔的水域，看海的无垠和湛蓝；看宽阔水域碧波荡漾。在烟波浩渺中，将思绪化为袅袅炊烟，随雾消散。

今天，晴空朗照，天气虽然炎热，心境被这清澈的一潭纯水映照着，澄澈清明。

这一池清泉，清澈明净，周围绿荫环绕，阳光穿透林间，照射水面，万道霞光，更加妩媚妖娆。来这宛若仙境之地休闲，不用把酒临风，就能心旷神怡。水的灵气、山的秀气、潭的湿气汇聚，陶冶身心，驱散燥热，这里是炎热夏季的避暑胜地，酷暑休闲的世外桃源。

我静静地看着水面，思绪翻滚，天马行空。潭的深沉，四周的鸟叫虫鸣，打破了山里宁静。风吹水面，带来清凉凉风，使人神清气爽。淙淙溪流发出的声音，是欢笑，似温柔，直击心灵，在这绿林环绕间，慰藉我浮躁的心。

“日落看归鸟，潭澄漾跃鱼”。小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，给潭水带来了欢歌。偶尔一跃的小鱼儿，是来欢迎我吗？我这样遐想着，站起身，痴痴地看着被风吹皱的一潭清水。苍穹倒映在潭里，潭里的天空更加辽阔、更加蔚蓝，这是水的反射吗？是绿叶净化了雾霾，潭水滤去了尘埃，使水底的天空更加天然吗？我静静地想着，痴痴地看着。

触景生情，我自言自语地背起《滕王阁序》里经典名句，尤其是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。潭水虽小，王勃的千古绝唱，同样适合此情此景，虽没有辽阔水域、渔舟唱晚、落霞孤鹜，这小小天池，夏水同样与长天一色。我的思绪随波荡漾，沉浸在这潭水涟漪的梦幻里。

“大哥，给，吃个苹果吧！”一名年轻男子的声音。不知何时，一对情侣站在了我的身后。“谢谢兄弟，我也带有。”女子说：“山清水美，站在潭水边，要注意安全哦！”我听出了弦外之音，谢谢他们的担心和好意。我说：“看，潭水里碧空如洗，独享这一潭星空，多美呀！”我们短暂交流，年轻情侣看我神情无恙，谈笑间离去。

沉寂的大山，绿荫环绕着一潭清池，绿荫、潭水、潭水里深邃的天空，浑然一体，真美。



诗歌欣赏

## 生日诗

□韦振中

其一

何用高官为世豪，一生俗人不辞劳。  
长夜无忧多酣睡，按时晨练当早朝。  
暮年喜有养命禄，少累子孙自觉骄。  
眼昏未盲手脚在，自笑长安作老饕。

其二

破柜满书史，挥毫忘百忧。  
全然为遣兴，展场少露头。  
清心仿陶潜，脱俗效庄周。  
老俩相携依，圣贤难学够。  
但留强健在，老矣复何求。

## 麦子黄

□徐 玲

年复一年，庄稼人一年四季都忙着，他们往地里头运粪，将土地深耕，打畦做埂，然后播种、灌溉、除草、施肥，然后等待着收获。

麦子黄了，人们的心又飞到了田地里。从种下麦子的那一刻，他们的心就被庄稼掌控着，他们会扳着指头算从麦种入土、出苗、返青、拔节、孕穗、开花、成熟的时间。他们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，这是他们一年的主粮，也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。所以他们操心，特别是麦子将要收割的这几天，他们没事就去田头溜达，揪一把麦子放在手掌中搓一搓，看一看是否应该开镰。

也有麦收时天气捣乱的时候，久雨不晴，害得麦子绝收或者减产。这种防不胜防的天灾，一般情况下政府会安抚救急，所以老百姓总是临危不惧，心中感谢政府给予的好日子。但是这样的灾难若是放在古代，人们就苦不堪言了！那时的洪涝频频，人们不知所措，只有把希望寄托于神仙。如今这些遗俗流风在时代的更替中早已成为过去，现代社会有人工降雨，有防汛的河道，地里的庄稼全部进行科学化种收，产量高，颗粒饱，人们的生活也是日新月异。

但是每到麦收时节，人们的话题还是会围绕进去，报纸上和网络上也会紧跟报道，毕竟“民以食为天”，何况中国以农立国，农业虽然真正地走上了现代化，人们对于和生存有关的事情还是念念不忘。

想着收麦子，我不禁又想起全凭一把镰刀收麦子的时候。那时候麦收的场景热闹又欢快，紧张又满足。大人在前面浑汗如雨地割麦子，小孩儿在后面提着篮子捡麦穗。记得我那时候8岁，因为家里的劳力少我需要跟着父母一起到田里去。毒辣辣的太阳火一样烘烤着，但人们为了抢收，一个个是那么拼命，全然不顾手上和胳膊上被麦芒刺的一道道血印子。那时候，我是真正体验到了做农民的辛苦。大额的劳动换来的就是少许的钞票和填饱肚子。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偷懒，整个过程他们都是热情高涨、群情激昂，一刻也不想休息。他们是那么朴实、憨厚，那么容易满足。这或许就是农民的崇高品质吧！

后来，我离开了家乡到外地工作，但是每到麦收季节，心里却还是惦记着我们家的那一大片麦田。那麦田年年收割，年年收割不完，让人心生感慨又十分兴奋。这种特殊的感受在心里一直埋着，就像将一地的金黄在怀里一直抱着。

今年，我又回故乡收麦，看见邻居徐大叔在我们家的麦田里帮忙。原来徐大叔以为我留在了城市，不会再回到家乡收麦子。看见我的那一刻，徐大叔笑着说：姐儿回来帮家里收麦呢？接着他又抚摸着他身边的每一个麦穗，感慨地说，一辈子了，怎么就爱不够呢？那种宠爱和享受，让人感觉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徐大叔说，他热爱家乡和脚下的土地，热爱我们的国家。

徐大叔的话让我感动，我望着被徐大叔割倒的麦子，眼睛湿润了，多好的乡亲啊！淳朴得就像眼前这黄灿灿金贵的麦子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  
jzwbxq@163.com

“麦熟一晌，蚕老一时”。麦子的成熟和气温变化密切相关，一场干热风刮来，头天还是绿油油的麦田，一夜之间，由绿变黄摇曳着收获的麦浪。

生活在山村的人，老少都会割麦子。割麦人地头一字排开，每人三四垄，弯下腰双脚八字站立，手快的“割麦把式”，抢先挥镰“开行”，其余人紧跟其后，右手握镰，左手伸展，镰刀在麦子腰间一拦，左手抓住拦回的麦秆，镰刀贴着麦根“嚓”地一声，一把麦子应声倒下，齐齐放在脚后。

麦子割下，还要腾出人手担麦子。担麦子，也有小技巧。我的家乡是把麦子装在长攀箩头，麦子要一颠一倒交叉来装，用绳子刹紧。要不，走在路上容易打“秃噜”，一旦抖落“炮蹶子”，形同打了“头场”，糟蹋了粮食不说，还会引来众人嘲笑。

麦子被父亲一担担挑到打麦场上，到了正晌午的时候，火辣辣的太阳炙得人汗水不干，却又不得手握烫手的桑杈，趁热把麦子摊晒在太阳底下。

在套牛打麦之前，奶奶总要把事先蒸好又点着红点的白蒸馍，煮熟的一盘鸡蛋，放在碌碡上进行祭拜，口中念念有词“今天不烧香，麦子装满缸”。在奶奶闭着眼睛许愿，我趁机偷去两个鸡蛋，被妹妹发现告了状，奶奶起身撵着要揍我，我向她做了个鬼脸向外跑去……

多年后，我问起奶奶每年打场祭拜时都说点啥。奶奶说：“祈求石碾为咱多打麦子，躲开火灾、水灾保平安。”看着不识字的奶奶，感觉她也蛮有智慧，用她自己的方式防灾。

麦子晒过一个时辰，就要套上耕牛，拉着头小尾大碌碡碾麦子，手拉牛缰，随着一声声“喔喔”的吆喝，耕牛顺从地拉着石碾在麦场上一圈一圈地奔走，石碾带动镇麦拐子，拐子在石碾后面滑动，原本隆起的麦秆儿被拐子镇得塌了架，耕牛拉动石碾，石碾牵着拐子，在打麦场上画着一个又一个起起伏伏的同心圆。

麦子碾过头遍，还要进行一次“翻场”，每人一把木杈，把麦秆全部反转过来，要是用劲过大，麦灰就容易从领口和袖口钻进来，感觉又扎又痒。

稍事喘息的耕牛，被吆喝着再次进场，这次进场，时间不会太长。三五遍下来便可“起场”。众人手持桑杈，四股杈依次挑离麦秸，留下麦糠和麦籽要再次集中分离。

忙完这些，喝上几口蜂蜜凉开水，就要连夜“扬场”。先抓一把麦粒向空中一抛“试试风”，定好风向，打下手的掠麦人，手握扫帚戴草帽站立风口，扬麦人操起一掀麦子腾空飞舞，风吹糠飞，金色的麦粒划过一条弧线，“哗哗”落下，掠麦人迅速舞动着扫帚，把掉落的带壳麦余子扫离开来。

麦子扬罢，要一袋一袋装起来，等到地里的麦子全部收打结束，再把所有麦粒统统倒腾出来，借着火辣辣的太阳一般暴晒三天，弯腰抓起一些麦粒，往嘴里送几粒，一咬“咯嘣”作响，一年的麦收“纪实电影”也就接近尾声了。

随着现代农业的飞速发展，人力和畜力的劳作已被机械所取代，打场扬麦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就连蘑菇状的麦秸垛也都变成了传说。收麦已经不再是庄稼人的忧愁，收割机“突突突”来回几趟，割麦秋种就能一次完成，省去了劳神费力，换来了庄稼人的轻轻松松。打麦场上欢笑的童年，已成为远去的思乡记忆。